

一批精品力作在上海首发或即将出版

图文并茂弘扬伟大建党精神



本报讯 (记者 徐翌晟) 昨天上午“弘扬伟大建党精神——上海人民出版社系列新书出版座谈会”在中共一大纪念馆报告厅举行,《中国共产党在上海100年》《上海党史知识读本》《地图中的百年上海》《激荡百年——中国共产党在上海图史》(即将出版)、《红色上海 百年纪事》(即将出版)等一批新书首发(见上图)。这是上海党史学

界、出版界围绕深入挖掘党的诞生地红色文化资源、弘扬伟大建党精神,携手推出的一批精品力作。

《中国共产党在上海100年》按时间脉络,以丰富的史料和全面的细节梳理了百年来党领导上海人民自力更生、艰苦创业的奋斗历程;《上海党史知识读本》通俗易懂地呈现了党领导上海人民在革命、建设、改革和复兴时期进行的伟大历史实践;《激荡百年——中国共产党在上海图史》(即将出版)以图串史,生动直观地描绘出百年来党领导人民进行革命、建设、改革的奋斗实践;《红色上海 百年纪事》(即将出版)以清晰的时间条目,忠实记录、集中梳理、突出呈现了党百年在上海的重要工作活动和历史事件。这些新书都是上海党史研究的最新成果,在挖掘上海丰富的红色资源、结合遗址旧址和文物史料的基础上,从不同角度勾勒出党在上海的百年奋斗历程,展现出党的革命加拼命的强大精神,为党史学习教育注入新动能。

值得一提的是《地图中的百年上海》,通过地图这一直观的方式,图文并茂地讲述了上海的红色文化资源和在党的领导下取得的重大城市建设成就。上海市测绘院党委书记张弘介绍,该书并非仅从地理信息专业角度来讲述地图发展变化,而是以历史时空为轴,以重大事件为纲,通过将历史事件置于地图中,从而定位追溯红色上海历史,真实呈现上海在新民主主义革命,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中的重大历史事件,直观反映出百年来上海城市发展史与中国共产党党史的相互融合,这在上海还是第一次,进而从地图这个独特而厚重的视角为研究百年党史提供重要史料。所有地图资料则来自上海市测绘院馆藏史料,其中有多幅1949年以前历史地图,弥足珍贵。

上海世纪出版集团总编辑、上海人民出版社社长王为松还提出,希望今后和测绘院不仅是在地图出版、地图中红色文化出版,也在主题出版之外,红色文创开发和开拓上进一步加强合作。

城市温度就是平凡中的感动

——访电影《大城大楼》编剧何晴



文体人物



■ 编剧何晴近影

明天,电影《大城大楼》即将上映,故事包含年轻人梦想,也展现城市的温度。“其实从大城大楼到菜场超市,从清晨到日暮,在这座城市里,你总会遇到温暖人的故事。我有一个本子,随时会记下这些感动的瞬间,电影里你们看到的一些片段,也是源于真实的生活。”编剧何晴说,“刚刚在公交车上,我还看到一幅看似寻常却非常暖心的画面……”

一面墙 致敬平凡

创作即将上映的《大城大楼》时,何晴和妹妹何明一起,也是沿用了她们熟悉的创作方法,带着小本子出发,在平凡的生活中寻找素材。“这部电影里所有的人物都是有原型的。”何晴说,“要感谢上海中心给我们提供了很多的素材。”

在了解上海中心的建造过程时,何晴认识了上海中心的某位负责人,他连续在工地上吃了六年年夜饭,可以叫出每个工人的名字。在上海中心,何晴看到了一面“功德墙”,墙上记着所有为建造这座大楼付出过努力的人名,包括每一位工人和做饭阿姨。“我看了一个纪录片,一个外地工人带着自己的女朋友来到上海中心,在这面墙上自豪地指着自己的名字。”何晴说。上海中心还有一面墙,那是上海中心党建中心爱心任务认领墙,上面会写哪家老人需要棉被,哪位少年需要帮助……爱心任务由党员们自愿认领,非常抢手,可谓“手慢无”。

影片中,何晴把这两面墙联系在了一起。一位曾参与建造上海中心的工人因为一次交通意外去世,他的孩子因患眼疾而失明,上海中心的党员们一起帮助孩子重见光明,大家抱着孩子在功德墙上触摸爸爸的名字,颇为感人。大城大楼绝不是冰冷的钢筋丛林,爱让大楼温暖。

全甲格斗也是影片的亮点之一。何晴在生活中,也走近了这群热爱全甲格斗的年轻人。“全甲重达几十斤上百斤,他们有时候出国比赛,都是自费,抱着很重的头盔,坐着经济舱坚持十几个小时,只为在赛场上战胜国外的对手后,扬一扬五星红旗。”何晴说,“在影片中,他们终于‘战’上了上海之巅。”

《大城大楼》自有它让人仰望的高度,也有平凡英雄带来的感动,同时它更包容着年轻一代的梦想。 本报记者 吴翔

一个本 记录感动

提起何晴,很多人都看过她写的电视剧,比如描写知青生活的《原原》,充满现实意味的《买房夫妻》,还有黄磊和海清主演的《小别离》……她出身于影视世家,外公陈荒煤是电影评论家,外婆张昕是北京电影学院表演系教授,姨外婆是著名演员张瑞芳,丈夫朱枫是导演,妹妹何明是她的编剧搭档……这样的家庭氛围,可以说是创作源于生活了。

“1996年我从北影毕业时,家里人商量,觉得我们家都干这行,但大都在北京,也应该有人在上海扎根,用心感受这座城市,于是我就来了。”何晴说。二十多年间,她在上海结婚,生儿育女,买菜烧饭……写《小别离》(展现中考家庭的故事)时,儿子在中考,后来参与策划《小欢喜》(展现高考家庭的故事)时,儿子在高考。都是切身体会,共鸣自然不同凡响。

除了自己的故事,何晴还喜欢逛菜场,和阿姨妈妈们一起聊天,可以从菜价涨跌聊到好人好事再到世界和平,分别之际难舍难分。难能可贵的是,何晴讲着一口标准的上海话,菜场里从来没有人听出来她曾是土生土长的北京人。有一次,儿子女儿操着一口普通话陪妈妈一起去菜场,阿姨们还批评何晴:“为什么在家不和孩子们说上海话?”何晴心想,自己的上海话也是后来学的。

白天,逛逛菜场超市,傍晚,她会在公园广场,看阿姨们跳舞,观老爷爷下棋,听到的见到的那些片段,她都会记在自己的小本子上。就好像昨天她坐在公交车上,听到一对外地游客问司机哪里有药房,上海的爷爷叔立即主动请缨带路:“下站出来,我带你们去!”何晴说:“生活是创作之镜。”她将小本子上的故事都化成影像,一部部现实主义题材的作品,就这样将涓涓细流汇成大江大河,把寸寸泥土垒成《大城大楼》。



■ 《大城大楼》海报